

与谢衍同学,是在洋泾中学的初中三年,那时他叫谢衍庆。初二起,我俩的课桌都排在教室的最后,两张课桌间只隔着窄窄的走道。

入学不久,就听说他是著名导演谢晋的儿子。洋泾中学是区重点中学,大多是离校不远的走读生,也招少数寄宿生,他就是住校的。寄宿生来自走读生眼中的浦西“上只角”,相比之下见多识广,家境优裕,有人隐隐有点优越感。他却从不以名导之子傲人,与走读生相处很融洽。他的外形很像其父亲,无论是脸型还是方周正,还是个子的挺拔高挑。运动场上,他是一把好手,不仅担任初中校排球队的主攻手,还在校运会上为班级夺得过四百米接力的奖牌,跳高也总能拿名次。排球场上灵活的垫球,跳高杆前一跃的身影,接力赛时传棒的动作,都堪称英姿勃发。

谢衍庆的普通话说说得标准,做过校广播台的播音员。但日常交往中,他却十分腼腆,说话慢条斯理,甚至近乎柔声细气;正规场合,还没开腔,

养兰花记

田永昌

我养兰花,最早是从观赏朱德元帅的兰花展开始的。1965年春夏之交,我在东海舰队任创作员。根据安排,去福建打仗写诗。路经福州时,正好赶上朱德元帅的兰花展在鼓山举办。朱老总的兰花展和诗词让我敬佩不已。观展后我便买了一盆兰花带到舰艇上。

上舰之后第三天,即参加了“五一”海战。出击前,一切与打仗无关的物品均被清理,我的兰花被留在军港码头。海战后兰花虽被我搬回,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是无法成活的。

再养兰花,已是我退休并有了方养花种草的小花园之后,在好友臧建民先生赠兰并指导下进行的。之前,我知道他在住宅阳台上建了兰花房,养了许多品种的兰花。知道我也喜欢养花,他特地送给我好几次兰花。有一次他把春兰大富贵递过来后,又接着快递来一个花盆,说这只花盆配大富贵好,让我特别感动。君子之交淡如水,兰花益益传友情。建民先生送我的兰花开花时,我总是拍下花照发去,报告喜讯。

我养的兰花既有建民先生送的春兰、建兰,也有自己在花鸟市场买的惠兰、墨兰、寒兰、君子兰等多个品种。开始养时,以为都是兰花,就一样施肥、浇水。结果不仅不开花,养着养着就死了。在建民先生的指导下,同时我也不断向花鸟市场卖兰花的师傅请教,慢慢就对花期及开花过程有了了解。譬如春兰花期一般是11月至次年4月,一年开一次;建兰花期是6月至12月,一年开1到3次;而墨兰花期是11月至次年3月,一年开一次;惠兰花期则是12月至次年5月,一年开一次;等等。由于环境、气候、光照、温度等各方面因素不同,不同兰花从花苞、破苞,到排铃、开花的过程是不同的。因此,我在养兰过程中,就根据不同兰花的特点,注意选择通风透气的土壤。春夏秋早晨晒太阳1到2个小时。夏天置于室内弱光下养护,每天为兰花通风;冬天置于室内时,通风更为必要。施肥时坚持施以薄肥在兰花盆面四周。总之,实践中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各个品种的兰花随着季节交替不断盛开,让我很有成就感。

养花为了赏花,赏兰与赏其他花既相同,又不同。开花时的妖娆多姿、赏心悦目是相同的。但兰花品种不同,观赏节奏和乐趣不同。不同品种兰花,从花苞、破苞、排铃到开花,观赏的是这一个接一个的开花系列过程,春天时看春兰的花苞从土里露出毛茸茸的小脑袋,一声春雷响过,小脑袋一点点长大长高,直到破苞开花。建兰先是从土里升起淡紫色花秆,一节一节向上升,然后花苞挂在花秆上,犹如挂起的一面面小旗,破苞开花时,兰花之美无法用言语形容。春兰开花时雍容富贵,建兰开花时潇洒风流,惠兰开花时风情万种,都让人赏心悦目不已。

兰花开花过程赏心悦目。不开花时或开花过后,观赏兰花叶子,置于书房、厅堂,特别是在书桌、书画台上,与笔筒里的画笔共处,那飘逸的兰花叶子也是充满神韵。难怪从古至今,文人雅士、书画大家都喜欢养兰,并以兰入画,留下咏兰的众多诗词!兰花,让生活更加富于诗意和美好!

与谢衍同学

虞云因

脸就涨得绯红。平日里,他会带些或与谢晋,或与电影有关的读物与同学分享。《舞台姐妹》还没上映前,他带来过分镜头脚本,我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利用下课后歇读了厚厚的打印本,第一次接触到“特写”“淡出”“化人”“画外音”等电影术语。这部分镜头剧本或许是他父亲用过的工作本或副本。

谢衍庆还不时捎几册最近的《上影画报》供大家欣赏阅读。有一次,他拿起一册画报,封面(也许封底)刊有电影《阿娜尔罕》女主角的大幅剧照,指着坐在他前排的一名女生对我与他的同桌私下说:你们看她像不像阿娜尔罕?我的同桌一眼察觉他微妙的情愫,立马套用电影台词调侃他:“阿米尔,冲!”他听了,白净的两颊顿时飞上了红晕。那一瞬间,我觉得他特坦诚,也特可爱。

初二寒假,谢衍庆邀请我与同桌去他家玩。

还在年节里,他的母亲(就是徐大雯)也出来招呼,随后还端出汤圆款待我们。当时,他家住在新建成的武宁新村,这里住着市里不少文化界的名人。他在阳台上热心指点着向我们介绍:这栋住着张乐平,那栋住着乐小英。他也让我们进了谢晋的书房。墙上镜框里挂着郭沫若的墨迹,是为谢晋荣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的题词:“导演才算得是真正的创造者,他躲在幕后部署出万象纷呈。只是一个蓝图不能算是大厦,只是一个概念不能算是真正的花。”镜框下端放着谢晋执导《红色娘子军》的获奖牌。

1965年初中毕业,我升入原校高中部,谢衍庆去了东昌中学。仅过一年就进入非常时期,随后上山下乡,辗转传闻他去淮北插队落户,后因特长进了当地的文工团,再调到浙江的文艺部门。音信时断时续,也不知真确与否。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充满希望、追逐梦想的时代。从老同学那里得知,他远赴美国学电影专业,改名谢衍;而后学成归国,子承父业,也当上了导演。我打内心为他高兴,但大家都忙忙碌碌,直到2006年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与他久别重逢,时距初中毕业已过了四十余年。那天恰是5月4日青年节,尽管我们不再是青年,但谈今忆往,聊得很开心。他说,在为父亲的影视公司打理事务,华亭宾馆有他的工作室。我笑着对他说,你现在的姓名与电影

界原来的大佬夏衍很容易读混。他证实说,父亲当年为他取名时就含有尊重与喜欢夏衍的意思。他出生在1949年,夏衍其时主管上海文教口,谢晋就任其领导之下。谁知仅隔两年,就听到谢衍去世的消息,眼前浮现出他始终带点腼腆的笑靥。流光匆匆,前两天偶然读到当年窗怀念文章,便翻出当年聚会留影,不禁思绪联翩。感慨他执导的电影,我竟一部都没看过。据说《女儿红》口碑不俗,片名借用了绍兴花雕名酒,也是其父的最爱。谢衍是滴酒不沾的,他拍这部电影是否也在致敬父亲与纪念故乡呢?真该找来看看。



蛇肖印 篆刻 董少校

近日,露台上一大盆素馨腊梅绽放了,朵朵腊梅点缀枝头,金黄的花瓣在暖阳下晶莹剔透,清新淡雅的香气飘散在露台上,又偷偷钻进临窗的书房。见满树腊梅开得热闹,就狠下心去剪取几枝,插在书桌上芭蕉叶状的花瓶里,顿时满屋子的书都染上了腊梅的香气,腊梅的香和书的香都是内敛的、不张扬的,它们是极好的伴侣,共处一室毫无违和感。

腊梅的绽放,将城市从冬日的沉睡中轻轻唤醒,而我,在今年这个时候似乎更加感受到与春天一同生长的美好。这种心情来源于近日受邀参加的一场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调研活动。这个活动于我而言是有点跨界意味的,因为参加调研的都是些建筑界的专家,两天的实地走访为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也使我对于上海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是虹口北外滩核心区域的历史风貌建筑群,原址是始建于19世纪40年代的扬子江码头,如今它成为上海与世界对话的全新地标。三幢历史建筑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既保留了百年建筑的风貌,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元素,新老建筑共生。站在世界会客厅的观景平台,江风拂面,波光粼粼,外滩万国建筑群与陆家嘴金融中心交相辉映,上海限量版城市天际线近在眼前。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跟星星一样多的石头,一是与石头相伴而生的野草。毫无疑问,我这句话是仿照康德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而来的。写下这句话的前几分钟,我刚把几本写石头的书塞进了购物车里。

我喜爱石头,喜爱野草,因为在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世界里,石头和野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农村土地已经包产到户好多年后,在父亲工作的学校隔壁,一家废弃的农机修理站成了我的百草园。在没过膝盖的野草里,我带着小伙伴寻觅生锈的钉子、裁剪过的废铁皮、沾满黑色机油的零配件。我们从随处可见的石头里挑选适手的工具,用我们的石锤、石斧、石磨,把捡到的铁器加工成稀奇古怪的玩具。

我记得在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孩子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经历一遍人类的进化。套用这个观点,我总是习惯把我的童年时代称为“石器时代”,在学习使用石制工具的过程中,我把自己进化成了同龄人里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男性成年人,然而也很不幸地养成了依恋石头的怪癖,以至于后来我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为了钉一枚钉子竟然跑到楼下寻找石头,结果一无所获,黯然神伤。

童年时代的我被人称为野孩子,站在野孩子的角度来看,城市可以被定义为没有真正的石头和野草的地方。大城市当然也可以找到石头和青草,但那不是真正的石头,不是真正的野草。城市的石头和野草,是嵌入到建筑规划中的,是购买运输来的,是可以被计算的。城市把从自然中开采的石头和野草驯化

成了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城市使用结构精巧的机械工具,就连铁这样的金属也只是这些机械工具的构件,而非全部。最初是铁器取代了石器,现在新材料又取代了铁器,城市在进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野孩子在“石器时代”还有一种快乐,就是掀开一块石头总会有惊奇的发现。蚂蚁、蜘蛛、蚂蚱、蜜蜂、

石头里的宇宙

毛冬鸿

天牛、鼠妇、蜈蚣、蜥蜴、蛇虫……你永远猜不到从石头下面会钻出什么来。在掀石头的过程中,野孩子也见识了生命本质上的坚韧,一块躺在野地上的石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同样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植物世界,种子在石头下面发芽,根系在石头下面游走,植物、真菌肆意生长,压在上方的石头从来不是什么负担,而是变成了屋顶,为无数生命提供了庇护。

正是“石器时代”的这类经验,给我后来的城市生活带来不少困扰。比如,有时候得眼睁睁看一块原本丰茂葳蕤的野草突然被清理干净,然后你就会看到工人来这块地里种草。重新栽种的草排列得整整齐齐,体现了一种用数字管理的城市美学。毫无疑问,新草地上不可能有一块石头,甚至碎砖头都没有,新草不精打采,在烈日下齐刷刷低垂脑袋。而种地的老农都懂的道理是,田地里有一些小石头、碎砖头,可以保持水分,降低光照温度,有利于作物生长。

在城市里生活得越久,我发现

我身上对石头的依恋就越强烈。这种依恋发展到后来,就是不论去哪里,我总想捡几块石头带回来。寻觅石头的行动从踏上郊野之地的第一步就开始了,回城的路上,要是没有一块石头作伴,显得极其孤独无聊。

与捡石头同时生长的一个习惯,是收集与石头和野草有关的书。最初是一些自然文学的书,《瓦尔登湖》《沙那年记》《林中水滴》《塞尔彭自然史》《夏日走过山间》《寂静的春天》,再后来,扩展到了地质学、生态学的通俗读物。不知不觉,关于自然的书,成了我藏书中的主体。在阅读开启的虚拟空间里,我有一个永不衰败的百草园,石头与草相依相伴,生机盎然。我又变成了一个野孩子。

这次新买的书,是《从一枚鹅卵石看地球通史》《读懂岩石》《改写地球的25种石头》《卵石之书》。这些书告诉我:地球的主体是岩石,可以说水、空气、土壤以及生命的出现完全依赖于岩石。岩石是地球生命的基石。岩石的故事极其宏伟,

所涉及的领域远超人类的想象与经验。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球的形成——甚至更远,还要追溯到远古恒星的诞生与死亡。

大名鼎鼎的牛顿曾经说过:“我似乎一直只是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偶尔发现一块比平常更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便欢欣不已,而眼前却是那浩瀚的真理海洋,远远未经探索。”而他的一位当代追随者,《从一枚鹅卵石看地球通史》的作者扬·扎拉斯维奇说:“在鹅卵石光滑的外表之下,我们也可以一窥地球的未来。”



继续快乐烘焙

徐立新

定,他决定继续培养从小学起就情有独钟的烘焙爱好。看到其他孩子上辅导班,他却在家做烘焙,我和爱人都有些着急。终于有一天,爱人忍不住了,趁儿子不在家,把他的烘焙工具全扔了。儿子发现后大哭,质问她:“您怎么不跟我商议呢?难道上了初中,我的生活里就只能有分数吗?”我急忙调解,批评了爱人,并在网上购买了一整套烘焙工具,儿子的情绪才得以平复。

超市的麻薯是爆款,儿子尝试制作,并用手机记录下整个过程,然后用10倍速剪辑成短视频,看起来很有水准,他学会了记录自己的爱好。

英语老师要求写作文《我的爱好》。儿子写了烘焙,老师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两个班朗读,儿子继小学后再次获得“徐大师”的称号,这让他倍受鼓舞。

烘焙影响学习了吗?似乎没有。整个学期,儿子三次正式考试成绩都非常稳定,期末还略有进步。做喜欢的事,无论无用还是有用,都是快乐的。快乐对于青少年来说非常珍贵。那就继续烘焙,继续享受快乐吧。

“初中知识难度大,必须参加培优班。”几个月前,这样的内卷言论在我和我耳边回荡。幸运的是儿子自信且镇

定,他决定继续培养从小学起就情有独钟的烘焙爱好。看到其他孩子上辅导班,他却在家做烘焙,我和爱人都有些着急。终于有一天,爱人忍不住了,趁儿子不在家,把他的烘焙工具全扔了。儿子发现后大哭,质问她:“您怎么不跟我商议呢?难道上了初中,我的生活里就只能有分数吗?”我急忙调解,批评了爱人,并在网上购买了一整套烘焙工具,儿子的情绪才得以平复。

超市的麻薯是爆款,儿子尝试制作,并用手机记录下整个过程,然后用10倍速剪辑成短视频,看起来很有水准,他学会了记录自己的爱好。

英语老师要求写作文《我的爱好》。儿子写了烘焙,老师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两个班朗读,儿子继小学后再次获得“徐大师”的称号,这让他倍受鼓舞。

烘焙影响学习了吗?似乎没有。整个学期,儿子三次正式考试成绩都非常稳定,期末还略有进步。做喜欢的事,无论无用还是有用,都是快乐的。快乐对于青少年来说非常珍贵。那就继续烘焙,继续享受快乐吧。

咏梅二首

何积石

为古希声久经霜,音尘逐去水流长。春能一转诗消息,浮动天边别样香。

清风着意即灵机,和墨大观天地挥。迭出心声君莫笑,沧桑也爱好诗肥。



夜光杯

老城厢的露香园曾与豫园、日涉园齐名,被誉为“明代上海三大名园”,这次的保护更新采用北高南低的格局,北侧高层重塑大都市气息,南侧底层以肌理保护理念,保留了露香园路、青莲街等原有的路网及名称,复原了街道空间尺度,留存了老城厢街巷风貌,延续了里弄建筑原有居住功能,多维度地体现了文化遗产与居住创新的相辅

一枝腊梅早迎春

惜珍

相成。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当年只有劳模才有资格入住的曹杨一村曾被誉为“劳模村”。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曹杨一村在改造中注重保护与传承历史风貌,延续了城市的文脉,也留住了乡愁。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其前身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水泥厂,拥有长达800米的黄浦江岸线。如今这个工业遗存涅槃重生,由水泥厂预制库改造而成的可举办各类大型艺术展览的穹顶艺术中心,以及相邻的专为音乐剧打造的滨水剧场看上去又酷又飒,现代感十足。开放式的滨水市集、休闲娱乐区域以及江边步道等元素的融合,使之成为城中热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打开

方式。想起不久前我的一位住在衡山路公寓的朋友说,她想把衡山路房子卖掉,到徐汇滨江买一套住宅。当时,我听后不以为然。现在看到充满活力的徐汇滨江,不得不钦佩她作为职业导演的犀利目光。

调研中,我还和专家们一起登上了2024年建成的世博文化公园内48米高的双子山山顶,在此极目四望,远眺可见卢浦大桥和黄浦江,城市与江水相互映衬。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道展现着上海的繁华与活力,时代的脉搏和城市的活力交相辉映,仿佛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枝腊梅早迎春,几缕清风轻拂尘。在这腊梅绽放的时节,我有幸领略了上海这座城市焕发的新魅力,所到之处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仿佛品尝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它形象地告诉我上海的城市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城市更新已成为时下新的潮流,犹如一首温柔的序曲,悄然打开了“人随春好”的美好篇章,也为我开拓了新一年的City walk和城市文化写作的新境界。

在这个新的春天,祝愿如破土而出的春兰,坚定地向着阳光生长。请看明日本栏。

人随春好 责编:蔡瑾 郭影